



德国国际青少年图书馆白乌鸦奖

The Bite of the Mango

Mariatu Kamara and Susan McClelland

芒果的滋味

〔塞拉利昂〕玛利亚图·卡玛拉 〔加拿大〕苏珊·麦克里兰 著
曹伟 吕琴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德国国际青少年图书馆白乌鸦奖

芒果的滋味

〔塞拉利昂〕玛利亚图·卡玛拉 〔加拿大〕苏珊·麦克里兰 著
曹伟 吕琴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6-7109

-Original title: *The Bite of the Mango*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North America by: Annick Press Ltd.

© 2008, Mariatu Kamara and Susan McClelland / Annick Press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芒果的滋味 / (塞拉) 玛利亚图·卡玛拉, (加) 苏珊·麦克里兰著; 曹伟, 吕琴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9

(国际大奖儿童小说)

ISBN 978-7-02-015230-8

I. ①芒… II. ①玛… ②苏… ③曹… ④吕… III. ①儿童文学-回忆录-塞拉利昂-现代 IV. ①I449.8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89320 号

责任编辑 朱卫净 周 洁

封面设计 汪佳诗

版式设计 李 佳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莱芜市圣龙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开 本 889 毫米×1194 毫米 1/32

印 张 7.125

字 数 126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5230-8

定 价 3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献给在这趟旅程中自始至终陪伴我的人们。

——玛利亚图·卡玛拉

献给我的祖父，他教会我永远不说谎，
教会我勇于说实话，教会我“谁是我的守护神”。

——苏珊·麦克里兰

致 谢

特别感谢卡迪和阿布·内伯，他们的家人，我的朋友们和所有塞拉利昂社区成员，以及贝丝·艾德文博士，史蒂夫·雅罗什和九故事传媒集团，乔伊斯·安妮·朗费罗，杰夫和丽塔·雷曼，卡洛琳·卡瓦利耶·罗森博格和黛比·卡瓦利耶，索里尔斯·塞穆拉和新闻透视电台，格雷格和琳达·伍方德，安大略省艺术委员会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加拿大分会。

序

在我们的文化中，我们每讲一个故事都带有一定的意图，或传授知识，或修复一段关系，或彻底改变听故事的人和讲故事的人。玛利亚图的故事包含了以上所有元素。我一直期待这样一个故事，它让我们重新审视人类的顽强力量和坚毅精神。

《芒果的滋味》是非常难得的读本，作者用极为真挚的语言记叙一个十二岁的女孩如何成为二十世纪最令人发指的战争的受害者之一。故事讲述了这个女孩在被剥夺童年和双手之后，如何努力活下去、重新启程的故事。她必须学会习惯没有双手的生活。当你感到痛不欲生却不能用手擦掉眼泪，当你想站起来却没有双手支撑，这是什么感觉？玛利亚图将这些经历以及在那段艰难而恐怖的时间里，她失去童贞、遭遇背叛和重获新生的故事在书里向我们娓娓道来。她描述了塞拉利昂一个紧密联结的村庄社区里的文化、互动以及谦和之风，还探索了战争如何激化我们国家的矛盾——人与人之间充满猜忌和不信任，邻舍欺压邻

舍，小孩欺凌小孩，孩子侮慢父母。

这本令人震撼、正合时宜的书通过简洁的语言，既展露了作者的纯真，又表明了她的迫切之心——想深度了解落入战争魔爪的孩子们所经历的苦难。“开口讲战争中发生的事情，这很困难，但是一旦开始，就不得不继续下去。”二〇〇七年，我和玛利亚图见面时，她对我如此说道。我确信这种思想也体现在她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玛利亚图的脸上泛着光泽和喜悦，你绝对想不到她曾经万念俱灰，对一切失去希望。与这位非凡的年轻女子见过面之后，有关战争受害者的看法就会改变。媒体往往聚焦在人们遭受的创伤上，而忘了告诉我们，这些人也有从创伤中恢复的能力和始终如一的人性。玛利亚图的故事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必要的人文语境，告诉我们同时身为受害者和幸存者意味着什么，以及如何彻底改变你的生活，继续以充沛的活力生存下去。

你们能通过这本书来认识玛利亚图，对此，我感激不尽。

伊斯梅尔·比亚

二〇〇八年六月，纽约

第一章

我的名字叫玛利亚图·卡玛拉，以下是我的亲身经历。那一年，我和姑姑、姑父以及表亲们一起生活在塞拉利昂的一个小村庄里。

当我还在襁褓中时，我就和玛丽姑姑、阿里姑父生活在一起。我叫他们“亚”和“帕”，分别是妈妈和爸爸的昵称。在我们国家，偏远地区的小孩除了被亲生父母抚养外，通常会被别人收养。

塞拉利昂的大部分村庄都很小，我们的村子马戈博勒也不例外。我们村大约有两百人。村里只有八栋土房——屋顶是木头加铁皮。每栋房子里都住了好几户人家。大人们住在一间间小屋里，我们小孩子一般就挤在起居室——我们称之为客厅。在这里，大家互帮互助，搭伙过日子。女人们总是一起做饭，男人们总是一起修葺屋顶，孩子们也总是一起玩耍。

我们村的小孩都没有去上学。马戈博勒是个穷地方，我们家也很穷。玛丽解释说：“你要在农田里帮忙干活。”

有时候，来自富裕村庄的富家子弟在往返学校的途中，会经过马戈博勒。其中一些小孩在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的寄宿学校学习。每当我看到他们，心头便会泛起一丝惆怅。我真希望自己也能亲眼瞧瞧大城市长什么模样。

当我年满七岁时，我已经足够强壮了，我能用头顶起装在塑料大桶里的水或满篮谷物。上午，我都是在马戈博勒野外的田地里度过的，不是种田就是收割。村子里的土地不是私有，而是集体所有。每四年左右，我们会轮番种植木薯——类似土豆的作物——花生、稻子、胡椒以及番薯。

住在玛丽和阿里房子里的人不一定都有血缘关系，尽管如此，我们都视彼此为家人，相互之间称呼叔叔阿姨、表兄表弟、表姐表妹。在我去这个村子之前，我的两个表兄穆罕默德和易卜拉欣就已经生活在那里了。

穆罕默德大约十七岁——我不是太确定，因为村民们从不庆祝生日，也不在意自己的年龄。穆罕默德长得胖乎乎的，他有一张温厚的脸，双眼充满温情。他喜欢逗别人笑，哪怕是在葬礼上。每逢村子里有人去世，我们就待在家里不出门，一般要持续三天。那段时间里，我们也不用干活。大家围坐一圈，大人们会哀号恸哭。然而，穆罕默德并不理会这一切，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如果死人听到你们这样吵吵嚷嚷，”他说，“他们会变成鬼魂列队回到这里，附到你们身上。”



大家听完都大惊失色，这时，穆罕默德的语气缓和了下来。“真的，”他接着说，“他们死了，是因为命中注定。他们不愿意你们在余下的日子里，还为他们痛哭流涕。”

穆罕默德是个好人。食物短缺的时候，他会把自己的那一份让给我或其他更小的孩子，他会说：“你们吃吧，你们还是小孩，需要长身体。”

易卜拉欣和他有着天壤之别。他差不多比穆罕默德大一岁，体型瘦高，为人专横。我们在田里干活时，他总是喜欢指使我和其他小孩干这干那。如果我们不听他指挥，他就会朝铁铲或木桶一阵乱踢，或者干脆气冲冲地离去。

易卜拉欣有时会像这样发作：肢体抽搐，双目怒睁，口吐白沫。多年以后，我已经移居到北美，那时我才意识到他患有癫痫病。

马戈博勒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地方，总有成群的羊啊鸡啊到处乱窜。午后时分，我会和兄弟姐妹以及朋友们一起玩捉迷藏，其中也有一个叫玛利亚图的女孩。我们俩一见如故。我们都觉得同名这件事太好玩了，我们的笑点也出奇地一致。从我们下地干活的第一年起，我和玛利亚图便恳求家长给我们安排两块相邻的田地，这样我们就不会被分开了。夜晚，我们迎着歌声和鼓声翩翩起舞。每周至少有一天，全村的人会聚在一起看演出。轮到我表演时，我套上一件红黑相间的花哨戏服，扮演魔鬼。跳完一段舞之

后，我开始鬼叫着驱赶大家，就像魔鬼那样。

我很少见到亲生父母。在我十岁那年，我去他们生活的村子洋科勒看望他们。晚饭后的某个夜晚，我和爸爸在星空下席地而坐，他给我讲述了我被送到姑姑家之前的故事。夜空繁星闪烁，月色溶溶。成群的蟋蟀在灌木丛中摩拳擦掌，混合着辣椒味的饭菜香在空中缭绕。

“你出生的那一天真的很幸运，”爸爸吸了一口装满烟丝的长烟斗，告诉我，“你是在医院出生的。”我知道这一点在我们村是非同寻常的，“你妈妈有很严重的烟瘾，在快要生你的时候，她开始抽筋出血。要不是你生在医院，要不是护士给你眼睛敷药，你现在就是个小瞎子。”

一想到那种什么也看不见的生活，我一阵哆嗦。

之后，爸爸又告诉我，我出生那天是个阴冷的雨天。“那可是好兆头，”他笑着说，“下雨天结婚或生孩子，都会走运。”

爸爸靠打猎为生，他把从丛林猎取的肉拿到附近的镇上卖掉，这个镇就在村民的谷仓旁边。然而，爸爸似乎不是个好猎手，因为我从玛丽那里得知，他从中并没有赚多少钱。我还听说，他经常招惹麻烦，几度入狱。这里的牢房是木头栅栏围起来的一个笼子，建在村子中央，这样每个人都能对罪犯一睹为快。

在塞拉利昂，女孩们一般是和妇女或其他女孩度过大



部分时光的，而不是和自己的爸爸、爷爷或叔叔、舅舅等。像这样和爸爸谈话，让我感到开心。我仔细地聆听他讲述我被送到玛丽和阿里家的经过。

爸爸娶了两个女人——塞拉利昂的很多男人都会这样做。桑帕是他的大老婆；我的妈妈阿米娜图则是他的小老婆。在我之前，桑帕已经给他生了两个儿子。但是，他们都没有活过一岁。桑帕第三次怀孕的时候，爸爸问玛丽是否愿意收养那个孩子。他希望这样能让孩子活下去。桑蒂吉埃——我的同父异母哥哥，在我出生之前三年来到了世上。

桑蒂吉埃被送到玛丽家之后没多久，妈妈怀上了我的姐姐。桑帕非常不高兴。她是个嫉妒心很强的女人，恨不得我爸爸眼里只有她一个人。我姐姐出生之后，她开始用花言巧语央求我爸爸把桑蒂吉埃带回来。

玛丽是爸爸最喜爱的姐姐。他说起初并不想把桑蒂吉埃带回家，因为他知道那样做会惹怒玛丽。然而，他最终还是那样做了，因为桑帕翻脸不认人。她对爸爸又打又骂，直到桑蒂吉埃回来。玛丽对此很伤心。

妈妈为了讨好玛丽和爸爸，告诉玛丽可以收养她肚子里的孩子。“我不知道怀的是男孩还是女孩，”妈妈对她说，“但我向你保证，这个孩子会一直跟着你，你就把他当成你亲生的。”

这样，从断奶之日起，我便和玛丽生活在了一起。在我三岁左右的时候，桑帕又把桑蒂吉埃送回到玛丽那里，爸爸也说不清是什么原因。我和这个哥哥亲密无间。我们俩并肩睡在草席上，分食同一碗食物，在河里相互擦背。当我们长大后，总是嘻嘻哈哈捉弄对方。可是三年过去了，桑帕又决定要把桑蒂吉埃带走。他不想离开，我也不想让他走。但最后，玛丽和我还是把他送回了家。

那时候，桑帕和我妈妈已经看不惯对方，她们不时会爆发战争。真搞不清楚她们到底在吵什么，她们高声对骂，语速都很快，她们甚至还会扯对方的头发，朝对方吐口水，踢打对方。当这一切发生时，桑蒂吉埃和我就蹑手蹑脚躲得远远的，我们差点都贴在墙上。我们瞪大双眼，目不转睛，双手捂住嘴，偷笑不停。两个悍妇打得不可开交，四只眼睛喷火，衣服被扯到腰间，乳房在外晃动，这一幕真可笑啊。看到桑帕和妈妈拳打脚踢，我暗自庆幸玛丽收养了我。我只希望她也能收养桑蒂吉埃。

玛丽和我返回马戈博勒后没几个月，有人捎口信来说桑蒂吉埃病了。他的肚子像怀孕了似的鼓得老高，他身体很衰弱，已经不能下床。巫婆对他施行了各种各样的法术，但是没有见效。爸爸和我说，这一次他没有足够的钱把桑蒂吉埃送去医院。某个深夜，桑蒂吉埃死在了家里。

桑蒂吉埃死后不久，我遇上了奇异的事情。一天，我



正在路上走着，耳边传来一阵呼唤——那是他在叫我。我停下脚步回头看，却空无一人。之后的一年里，类似的情况发生了好多次。每到那种时候，我就不由得想，这是不是桑蒂吉埃的灵魂在守护我。

那个夜晚，爸爸对我讲了好多我孩提时的往事，讲着讲着，他停了下来——镇中心传来小孩的歌声和鼓声。那天正好是洋科勒村民聚在一起唱歌跳舞、分享故事和八卦的日子，在马戈博勒，我们每周也有这样的一天。

“谢谢你。”我凑到爸爸耳边，悄声对他说。

雅丹赛是玛丽最小的女儿。她很小就不得不和我奶奶生活在一起，在我约摸七岁的时候，她回到了我们中间，那年她十岁。也正是那时，我开始有点懂了，为何妈妈和桑帕总是很难相处。当玛丽给雅丹赛新衣服或额外食物的时候，我会感到生气。我朝玛丽一阵咆哮：“她是你亲生的，你更喜欢她！”

姑姑回应我说：“你说得不对！”如果我不依不饶，玛丽就会失去耐心，抽出一根鞭子——一根又粗又长的草，这玩意儿在我们那里长得满地都是。“不许这样说，”她在我背后一甩鞭子，轻轻责备我，“你说得不对。”

即使心怀嫉妒，我还是喜欢有姐姐相伴的。哪怕我对雅丹赛很刻薄，她对我却一直很友好。她有时会把多的食

物分给我，还会帮我缝好裙子——我时常在玩耍时不小心撕坏裙子。

我回去探亲的同一年，我听说阿里的一位朋友想娶我。那人叫萨列，他并不是我们村的人，但是他有亲戚住在我们的村，所以他经常来访。一天，我和其他小孩玩游戏的时候，他径直朝我走来。他和我靠得那么近，我脸上全是他呼出的热气。“等你长大之后，我会娶你。”他向我宣告。

我害怕极了。等他一走，我赶紧跑去找雅丹赛。“那个老男人想把我怎样啊？”我问她。

“也许他是想亲你。”她笑着说。

“呃，太吓人了。”

雅丹赛肆无忌惮地开我玩笑，说出了更可怕的话：“说不定你会嫁给阿布。”

我们咯咯笑个不停，阿布是马戈博勒的一个老鳏夫，成天躲在他的小茅屋的阴暗处，盯着地上看。随后，雅丹赛和我想出了一个游戏。我们挨个把马戈博勒的男人和村里所有的年轻女孩进行配对。我给雅丹赛找的对象是村主席，他就像马戈博勒的村长，是个又高又瘦、拖家带口的老男人。

萨列和我搭讪之后没几天，他带着父母来见玛丽和阿里。他们命令雅丹赛和我去外面玩，尽管天色已晚，而第二天我们还得起早去田里干活。我们偷偷地蹲在窗户底下，



伸长脖子想听听他们在谈什么。然而我们什么也没有听清，他们故意压低了声音。

第二天早上，我们还在田里种番薯，玛丽把我拉到一边，一本正经地告诉我，萨列想娶我做他的第二任妻子，再过几年就会举行婚礼。

“我不想嫁给萨列。”我对玛丽说。

“但他是我丈夫的朋友，玛利亚图，”她停下手中的农活，满脸严肃地看着我，“如果你找不到其他男人，你就要嫁给他。”

不久以后，我的确对某个人产生了好感。穆萨是个温柔的男孩，只比我大一两岁，他住在邻近的村子里。我们早在田里干活时便互相认识了，因为他们家在我们的农田里有一块地。夜晚，他也会和家人来到我们村子唱歌跳舞。

某天下午，穆萨和我同时停下了刨地，并排坐下聊天。我们一直在闲聊其他孩子。接着，我们跳到河里游泳嬉闹。再之后，我们又一起坐到河边，把脚丫子伸进凉爽的河里戏水。很快，这些活动融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会早点结束农活，说说话，游游泳，然后再聊天。我喜欢和穆萨在一起。和他在一起时，我感到心中暖暖的。

一天，穆萨牵起我的手说，等我们长大后，我们要成家，还要一起生养孩子。

后来，我如实告诉了玛丽。“穆萨的爸爸是个有钱人，”

她恶声恶气地说，“他才不会让他儿子娶一个穷人家的女儿。”

我的胃里一阵翻腾，很不是滋味。我忍住没有顶嘴，在塞拉利昂，孩子们都对长辈唯命是从。但在那个夜晚，我在床上泪如雨下。我小心翼翼藏起自己的脸，不想让雅丹赛看见我的眼泪。

隔天我在田里看见了穆萨，他望向我的时候，我朝他笑了笑。“如果他的爸爸看见我们幸福的样子，很可能会同意我们的婚事。”我鼓励自己。我总是不忘爸爸说我有幸的话。“或许我还会继续幸运下去。”我默默念道。

事与愿违，不久叛军入侵我们，一切都改变了。

那时正值旱季，我已年满十一岁。塞拉利昂爆发了内战，我们的主席听说叛军已经朝马戈博勒开进，之前他们扫荡了塞拉利昂东部的村庄，杀戮无数。叛军想要推翻当时的政府——他们指控政府腐败不堪，民不聊生。叛军来自塞拉利昂各个部落，包括泰姆奈族人，我们也属于这个部落，但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杀死穷人，占领我们的村子，还要吃光我们的食物，睡在我们的房子里。显然他们就是这样干的。

只要一听说叛军要来，我们的主席就命令我们马戈博勒的所有村民都逃进灌木林里。第一次接到通知时，我们